

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

吳瑞文**

提要

Norman (1981) 為共同閩語擬測了 *iai 這一韻母，同源詞的證據包括「蛇紙倚寄」。*iai 韵母的構擬引起不少學者的檢討與修正，我們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本文根據充分的材料與嚴謹的方法重新探討這個問題。除了第一節前言與第五節結論之外，正文分為三部分：

首先，我們臚列現代閩南方言、現代閩東方言的材料，論證 Norman *iai 韵母這一構擬的正確性。其次從構擬的形式出發，說明 *iai 韵母從共同閩語演變到下位次方言的演變規律及條件變化。根據以上的基礎，我們提出 *iai 韵母分化條件的新假設，藉以更合理地說明 *iai 韵母從共同閩語演變到共同

本文於 96.09.15 收稿，96.11.29 審查通過。

*本文初稿曾於「廣韻一千年—第十屆國際暨第二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7年7月14-15日）上宣讀，首先感謝特約討論人徐芳敏教授提出相當中肯的評論與指教。其次，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的修改建議，其中若干文字有欠通順處已從善改正。至於具體內容的討論，必要時也隨文註出，加以說明。最後，本文完稿之後，承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譚家麒先生校閱一過，減少本文若干打字錯誤，並對英文摘要加以潤飾，亦此一併致謝。當然，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概由筆者自負。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閩東方言與共同閩南方言的音韻變化。其次，有關 *iai 韻母的介音問題，我們對莆仙方言作若干層次分析，離析出莆仙方言中受閩東方言影響的成份，據以指出共同閩語不存在 *-y- 介音。最後，我們根據上古音與共同閩語的比較及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與共同閩語的比較，指出 *iai 韵母擬測 *-i 韵尾的必要性。

本文認為，不論是從閩語方言內部比較或參考上古音及早期吳語的構擬來看，Norman 為共同閩語擬測的 *iai 韵母迄今仍是可信的結論。

關鍵字：共同閩語、支韻字、上古音、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Final *iai

Wu, Rui-wen*

Abstract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1981, Jerry Norman reveals his finding of regular correspondences of “蛇紙倚寄” after comparing materials drawn from eight modern Min dialects. This finding led him to reconstruct a triphthong *iai for proto-Min final system. Nevertheless, some scholars disagree on such reconstruction of *iai. In view of the divergence among scholars, it seems worthwhile to reexamine the subject more closely. This paper aims at such undertaking in a rigorous manner, by using more extensive materials and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of the final *iai reconstructed by Norman. The paper is organized into five sections: (1) introduction; (2) the reconstruction of *iai in proto-Min final; (3) on the middle *-i- of final *iai; (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da *-i of final *iai; (5) conclusion. In the end, the discussion confirms the validity of Norman's reconstruction of final *iai.

Keywords: proto-Min, *zhi rhyme*, archaic Chinese,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

吳瑞文

一、前言

在 Norman (1981 : 49) 共同閩語的韻母系統中，他給共同閩語構擬了三合元音 *iai。Norman 列舉的同源詞證據如下：

表1：共同閩語 *iai 韵母同源詞表¹

	snake 蛇	paper 紙	stand v. 倚	mail v. 寄
福安 Fa	se ²	tse ³	khe ⁶	ke ⁵
福州 Fc	sie ²	(tsai ³)	khie ⁶	kie ⁵
廈門 Am	tsua ²	tsua ³	khia ⁶	kia ⁵
揭陽 Kt	tsua ²	tsua ³	khia ⁴	kia ⁵
建甌 Ko	yε ⁵	tsyε ³	kyε ⁴	kyε ⁵
建陽 Ky	ye ²	tsyε ³	kye ⁵	kye ⁵
永安 Ya	šya ²	tšya ³	khya ⁴	kya ⁵
將樂 Tl	še ²	tše ³	khie ⁹	(ki ⁵)

¹ 底下交代字表中四個同源詞在《廣韻》中的音韻地位及意義：
 蛇，食遮切；毒蟲。（案：此字在《廣韻》中有三個反切，請參看註 22）
 紙，諸氏切，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為紙。
 倚，渠綺切，立也。
 寄，居義切，寄附，《說文》：託也。

在比較上面八個閩語方言之後，Norman 指出，閩南方言（廈門、揭陽）在滋絲聲母後丟失 *ioi 的 -i- 介音，並發展出 *-u- 介音。將樂方言則是在齦顎音後丟失 *-i- 介音。換句話說，Norman 認為 *ioi 在不同的閩語方言中，有不同的條件分化。

自 Norman 提出他的構擬之後，贊成者固然有（梅祖麟 2001、吳瑞文 2005），但也有其他學者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例如張琨（1984、1989）、張光宇（1996），分別根據不同的方言材料與觀點提出新的擬音形式。最近，又有戴黎剛（2005）針對 Norman 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的 *ioi、*ian 的擬音作比較深入而詳細的探討，戴文主要是分析閩語閩北、閩中、莆仙等次方言的材料，認為 Norman *ioi 韵母的構擬應該修改。面對這些正反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這個擬測的形式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底下我們將根據充分的材料與嚴謹的方法，重新檢視 Norman 的構擬，並進一步從構擬的形式出發，說明這一批同源詞從共同閩語到其下位方言（也就是共同閩東方言與共同閩南方言）的演變規律及若干條件變化。本文討論的重點，主要聚焦於 *ioi 韵母，至於 *ian 韵母則有待將來另文討論。

附帶說明兩點：

第一、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是運用比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從同源詞比較入手，探究共同閩語的語音形式。在操作的程序上，我們分別從現代閩南次方言、閩東次方言的比較入手，先個別追溯這兩個方言群的早期形式（也就是共同閩南方言、共同閩東方言），再根據這兩個早期形式，追溯出最早的共同閩語的形式。細讀 Norman 1981，不難發現他所構擬出來的共同閩語韻母，似乎直接演變為現代各閩語次方言。我們的研究方法與 Norman 在精神上相同，但操作上更為細膩。

第二、在 Norman (1969) 的博士論文中，他分別構擬了共同閩東方言 (Proto Eastern Min, PEM) 與共同閩西方言 (Proto Western Min, PWM)。他用以擬測共同閩東方言的材料包括了福州、隆都、廈門、潮州、定安；共同閩西方言的材料則是建陽、建甌。根據 Norman (1969) 的說明，從地理位置

上來看，不妨認為他分別構擬了沿海閩語與內陸閩語。不過要請讀者特別留意的是，本文中所謂「共同閩東方言」的內涵與 Norman (1969) 不同。就閩方言地理分區（參考潘茂鼎等 1963、張振興 1985）而言，本文中的「共同閩東方言」，只包含現代的閩東區；同理，「共同閩南方言」只包含現代的閩南區（含潮汕方言）。依循以上思路，在邏輯上可以追究的問題是：構擬共同閩語是否也應該放入「共同閩北方言」、「共同閩中方言」、「共同莆仙方言」呢？²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想法是：

(1) 方言的系屬分類與地理分區是不同層面的問題。方言的系屬分類呈現的是發生學上親疏遠近的關係，方言的地理分區則往往與自然地理（山川阻隔）與人文地理（行政沿革）若合符節。由於性質的不同，漢語方言的系屬分類與地理分區未必能夠一一相應。本文著重的是系屬分類而非地理分區。

(2) 現代的閩北方言、閩中方言與莆仙方言，一般都認為是混合性質的方言；³ 相對的，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內部各自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在從事歷史比較研究時，暫時擋置具有混合性質的方言，有助於我們歸納出比較明確的演變方向，也不致於被不同來源的現象所誤導。

基於以上的考慮，本文暫時先以共同閩東方言、共同閩南方言來向上追溯閩語祖語的形式。

²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這個問題，讓我們有更深入的思考。

³ 首先關於閩北方言，陳章太、李如龍（1991：140）指出閩北居民「有好些是從江西、浙江兩省遷入的，這就使閩北方言形成了不少和沿海閩方言所不同的特點」，言下之意是指閩北方言受到江西的贛語、浙江的吳語不小的影響。其次至於閩中方言，陳章太、李如龍（1991：192）指出「閩中方言就是閩北方言的老底加上閩南話、客家話影響而形成的另一種方言」。最後莆仙方言，李如龍（1997：64-65）指出「莆仙話原本應該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的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從「混合性質的多寡」這個角度來看，Norman (1969) 博士論文的處理辦法相當於將閩語切分為沿海閩語與內陸閩語，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採用的策略。

二、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構擬

本節我們分別從現代的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各次方言的比較入手，檢討 Norman 共同閩語 *iai 韵母的擬測。

(一) 共同閩南方言

本節根據六個閩南方言，⁴ 探討共同閩語 *iai 韵母在現代各閩南方言的今讀形式，並嘗試推敲共同閩南方言的早期形式。請先觀察下列同源詞表：

表2：閩南方言 *iai 韵母同源詞表

	泉州	永春	漳州	澎湖	汕頭	揭陽
	ia/ua	ia/ua	ia/ua	ia/ua	ia/ua	ia/ua
寄	kia ⁵					
騎	kha ²	khia ²	khia ²	khia ²	khia ²	khia ²
倚	kha ⁴	khia ⁶	khia ⁶	khia ⁶	khia ⁴	khia ⁴
蟻	hia ⁴	hia ⁶	hia ⁶	hia ⁶	hia ⁴	hia ⁴
稀	hia ¹	hia ¹	hia ¹	—	hia ¹	hia ¹
紙	tsua ³					
蛇	tsua ²	tsua ²	tsua ²	—	tsua ²	tsua ²
徙	sua ³					
倚	ua ³	ua ³	ua ³	—	ua ³	ua ³

⁴ 本節採用的六個閩南方言語料如下：澎湖根據丁邦新編（1980）、漳州根據林寶卿（1992）、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揭陽根據蔡俊明（1976）。以下引用同一方言點，不另出註說明。

根據上表，不難發現各閩南次方言把紙、蛇、徙、倚（以下統稱為紙類字）都讀為帶合口介音 -u- 的韻母 -ua，而把寄、騎、倚、蟻、稀等字（以下統稱為寄類字）都讀為帶齊齒介音 -i- 的韻母 -ia。泉州有若干字丟失了齊齒介音 -i-，這是該方言零星的語音減省現象，還不是全面性的規則變化。從各閩南次方言的語音形式上來看，究竟要選擇紙類字或寄類字做為共同閩南方言的早期形式，只看上述材料很難取捨，而且不管構擬為那一個形式，都可以將另一個形式視為條件變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前文提到 Norman 認為閩南方言在滋絲聲母（也就是紙類字）後丟失 *ioi 的 *-i- 介音；然而從閩南方言的表現來看，今讀為零聲母且與寄、騎、倚等字有相同諧聲偏旁的「倚」字也是讀為 -ua 韵母；這個現象暗示我們，滋絲音是否就是韻母分化的語音條件，顯然需要再斟酌。

總的來看，我們從閩南各次方言的比較所得到的訊息是，共同閩南方言這一批同源詞的音節結構應該是 MV（介音+主要元音），也就是至少是一個複元音；再者，這批同源詞的主要元音可以構擬為 [a]。在此我們暫時擱置共同閩南方言這一批同源詞構擬的問題，在後文中我們將利用共同閩東方言的今讀表現，來幫助我們判斷共同閩南方言的早期形式。

(二) 共同閩東方言

本節根據七個閩東方言，⁵ 說明共同閩語 *iai 韵母在共同閩東方言中的形式及在現代閩東各次方言的音讀表現。先觀察下列同源詞表：

⁵ 下列各閩東方言，寧德根據沙平（1999）、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其他都根據各縣志方言志。

表3：閩東方言 *iai 韻母同源詞表

	柘榮	周寧	壽寧	寧德	福清	閩清	永泰
	ia	iɛ/ai	ia	ie/ai	ia/ai	ie/ai	ie/ai
寄	kia ⁵	kie ⁵	kia ⁵	kie ⁵	kia ⁵	kie ⁵	kie ⁵
騎	khia ²	(khe ²)	(khi ²)	(khi ²)	khia ²	khia ² khie ²	khia ² khie ²
倚	khia ⁶	khiɛ ⁶	khia ⁶	khie ⁶	khia ⁶	khie ⁶	khie ⁶
蟻	gia ⁶	giɛ ⁶	gia ⁶	gie ⁶	gia ⁶	gie ⁶	gie ⁶
稀	—	—	—	hie ¹	hia ¹	hie ¹	hie ¹
紙	tsia ³	tsai ³	tsia ³	(tsa ³) 韵！	tsia ³ /tsai ³	tsai ³	tsai ³
倚	—	ai ³	—	ai ³	ai ³	ai ³	ai ³
蛇	sia ²	siɛ ²	sia ²	sie ²	sia ²	sie ²	sie ²

由上列閩東各次方言的同源字表現來看：

(1)柘榮、壽寧兩方言的寄類字與紙類字具有一致的韻母：-ia。

(2)福清方言的寄類字與紙類字讀音不同，寄類字讀 -ia 、紙類字讀 -ai 。

周寧則是寄類字讀 -iɛ 、紙類字讀 -ai 。寧德、閩清、永泰則是寄類字讀 -ie 、紙類字讀 -ai 。上述五個閩東次方言寄類字雖然元音不同，但本質上呈現為一樣的結構，就是韻母都是由「介音 + 主要元音」構成下降複元音。

上表中最具有啟發性的是「紙」字。紙在柘榮、壽寧讀為 tsia³，在其他閩東方言讀為 tsai³，從同源詞比較的觀點來看，我們有理由把「紙」這個詞的早期韻母形式構擬為 *tsiai³。紙 *tsiai³ 在柘榮、壽寧保存介音 -i-，丟失了韻尾；而在福清等方言則保存韻尾 -i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早期的MVE三合元音結構，發生了同部位的異化作用 (dissimilation)：

紙 *-iai>-ai 周寧、寧德、福清、閩清、永泰

紙 *-iai>-ia 柘榮、壽寧

至於紙在寧德讀為 tsa³，應該是晚近進一步丢失韻尾的結果：*tsiai>tsai>tsa 。這種零星的丢失目前還不會影響到整個音韻系統的表現。

與紙字有相同行為的是「倚」字，這個字由奇得聲，聲母屬於影母，不論是從諧聲來源或是聲母發音部位，我們都期待它應該與寄類字有相同的語音表現。不過從材料上，我們看不到倚字有讀為 ia³ 的，而是都讀為 ai³。⁶ 這個現象與前一節提到的閩南紙類字表現相當一致，我們將在下一節從共同閩語的角度來加以解釋。

附帶一提，比較我們為紙字建立的語音形式 *tsiai³，蛇字在閩東各次方言的表現就顯得很特別。基本上以閩語而言，蛇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與紙字相同。我們可能會預期在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相近的其他聲母，也發生同樣的變化。比方我們給舌尖塞擦音聲母的紙字建立上述規則之後，會期待在 tsh- 、 s- 等同屬舌尖塞擦音或擦音的蛇也有相同的演變。然而相當奇怪的是，在周寧、閩清、永泰等把紙讀為 -ai 韵母的方言，蛇卻沒有運作相同的規則（也就是說，沒有讀為 sai 這樣的音）。這是否顯示就閩東方言而言，舌尖塞擦音與擦音的性質頗為不同？⁷ 抑或者蛇字來自不同層次？這裏我們暫時不多做揣測。⁸

根據上文對各閩東次方言的討論，我們認為寄類字與紙類字，在共同閩東方言中可以構擬為 *-iai 。

(三) 共同閩南方言與共同閩東方言的比較

本節我們將利用共同閩東方言的擬音，來推測共同閩南方言的早期情況。我們在前一節，根據「紙」這一個同源詞在不同閩東次方言的音讀，推測共同

⁶ 很可惜的是，目前我們手邊關於柘榮、壽寧的語料沒有記錄「倚」的讀音。如果進行實際田野調查工作，也許會有所發現。

⁷ 秋谷裕幸 (1992) 從共時研究的角度，指出閩語的 s- 聲母很特別。例如：(1)在若干閩語裏， s- 聲母的發音方法或發音部位與 ts- 、 tsh- 不同。(2) s- 聲母對顎化的抵抗性比 ts- 、 tsh- 強，他認為原始閩語的 *s- 也有(2)這一特點。

⁸ 但就共同閩南方言內部來看，蛇今讀為 tsua²，屬於「紙類字」的規則變化。

閩東方言曾經存在過 *-iai 韻母。現在我們增加若干同源詞，選擇四個閩東方言與兩個閩南方言的表現來觀察：

表 4：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的寄紙倚

	泉州	汕頭	柘榮	福清	閩清	永泰	共同閩東
寄	kia ⁵	kia ⁵	kia ⁵	kia ⁵	kie ⁵	kie ⁵	*kiai ⁵
紙	tsua ³	tsua ³	tsia ³	tsia ³ /tsai ³	tsia ³	tsia ³	*tsiai ³
倚	ua ³	ua ³	—	ai ³	ai ³	ai ³	*?iai ³

上表相當具有啟發性，倚在閩南讀為帶合口介音、沒有韻尾的 -ua，在閩東則是讀為不帶介音、有元音性韻尾的 -ai。如果要給這批閩語同源詞擬測一個早期形式，則其音節結構表現為 MVE 的三合元音。對照共同閩東方言紙字的擬音 (*tsiai³)，我們似乎可以直接構擬閩南方言「倚」字的早期形式為 *?iai³。⁹這裏需要解釋的問題是，何以閩南方言的倚、紙等字的介音會由早先的齊齒變為合口。關於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個解釋的辦法：

第一、將這批同源詞的主要元音構擬為一個帶有合口性質的元音。由於元音本身就帶有合口徵性 [+round]，影響到原有的介音 -i-，使之變為合口介音 -u，也就是主要元音對介音的同化作用。從這個角度審視 Norman 的擬音 *iai 可以發現他的眼光相當獨到。因為一般而言，後元音以合口為無標 (unmarked)，前元音以開口為無標，Norman 構擬的 /a/ 元音是後低元音，本身就帶有合口徵性，足以解釋介音的變化。¹⁰

⁹ 董同龢 (1993) 構擬中古音系時，把影母字標為清的喉塞音 /ʔ/，李方桂 (1980) 則標寫為 / ˙ /，內涵並無不同。我們這裏採用董同龢的辦法。

¹⁰ 張光宇 (1996：175-177) 指出，從現代漢語方言的表現來看，歌支韻演變的起點應該是個帶有圓唇成份的主要元音，他設定的起點是 *o。他並且認為廈門方言的 ua 韵母是後來條件音變的結果。張光宇的說法與 Norman 不同，讀者可自行參看。我們認為，從閩東、閩南的比較來看，這批同源詞都以 [a] 為主要元音，將之構擬為低元音 [a] 或 [ɑ] 比較簡捷，並且能與上古音歌部字、佳部字的元音接軌。

第二、我們可以從音節結構本身來探討。簡單來說，絕大多數漢語乃至於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是 CMVE，C 指的是聲母，C 以外的成份則是韻母。¹¹一個音節的韻母如果是由三個成份所組成，則處於韻母首的介音成份與韻母末的韻尾成份往往有互相排斥的現象，這是一種異化作用。從異化作用的觀點，我們可以設想倚、紙、寄等字從共同閩語到共同閩南方言，經歷過以下的演變：

寄 *kiai > kia > ia

紙 *tsiai > tsuai > tsai

倚 *?iai > uai > ua

介音-i- 為了與韻尾 -i 增加區別，於是改變其發音方式 ([- round] > [+ round])，變讀為 -u-，之後韻尾 -i 消失，就成為今天閩南各次方言通行的形式。

以上所說的兩個解釋方案都有成立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們並不會互相衝突。在 Norman (1981) 的構擬中，他根據紙、蛇，將閩南方言的 -ua 韵母視為條件變化，可以寫成規律如下：

*-iai > -ua / [+sibilant initials] _

*-iai > -ia / [-sibilant initials] _

Norman 的觀察相當敏銳，不過他所設定的聲母條件似乎無法解釋「倚」在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的對應關係，也不能說明「紙」字在閩東方言的音讀表現。¹²經由方言的比較，我們認為 Norman 的語音演變規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設定條件。底下我們列出修改後的條件變化，並展示寄類字與紙類字從共同閩語至共同閩南、共同閩東的階段性變化：

¹¹ 在某些漢語方言，允許 (C)(M)V(E1)(E2) 的雙韻尾形式，例如福州方言；而中古漢語則存在 (C)(M1)(M2)V(E) 的結構。關於漢語音節結構的現象與問題，何大安 (1987) 有相當詳細的討論，可以參看。

¹² 這可能就是 Norman 在同源詞表中將福州的紙 tsai³ 加上括號的原因。

共同閩語到共同閩南方言		
R1	*-iai > -ia / [+velar] _ (寄類字)	共同閩語
	*-iai > -uai / [-velar] _ (紙類字)	
R2(a) *-ia > -ia / [+velar] _ (寄類字)		
	*-iai > -uai / [-velar] _ (紙類字)	共同閩南方言
R3(a) *-i > φ (紙類字)		
		共同閩南方言

共同閩語到共同閩東方言		
R1	*-iai > -ia / [+velar] _ (寄類字)	共同閩語
	*-iai > -uai / [-velar] _ (紙類字)	
R2(b) *-ia > -ia / [+velar] _ (寄類字)		
	*-iai > -ai / [-velar] _ (紙類字)	共同閩東方言
R3(b) *-i > -i / a- (紙類字)		
		共同閩東方言

根據上列的演變：

(1)我們可以發現共同閩語內部，首先在舌根音後面進行了異化作用（也就是 R1），這個作用使得寄類字的韻尾 *-i 消失，從現代閩東次方言、閩南次方言來看，寄類字都沒有元音性韻尾 -i，這顯示 R1 發生作用的時間相當地早，可以追溯到共同閩語的階段。

(2)從共同閩語到共同閩南方言的演變是，共同閩南方言在軟顎音聲母之後因為已經丟失韻尾，因此保持 *-ia 韵母。在非軟顎音聲母後的韻母 *-iai 則發生 -i->-u- 的變化（也就是 R2(a)），這個變化可能與主要元音的性質有關，也可能是再次進行異化作用的結果。R3(a)是最晚發生的變化。

(3)另一方面，從共同閩語到共同閩東方言的變化則是，韻母 *-iai 在非軟顎音之後丟失了介音 -i- (R2(b))，這是另一種方式的異化作用。共同閩東方言 R2(b) 這一條規律的效應，是使得現代閩東方言紙類字還保存共同閩語時期的韻尾 *-i 。

根據以上對閩東方言、閩南方言的比較與分析，我們確認 Norman (1981) 給「紙蛇寄倚」等字擬測的 *-ioi，應該仍是目前最有力、最足以解釋從共同閩語演變到現代閩東、閩南方言的祖語形式。接下來的兩節，我們將繼續討論與 *iai 這一擬測有關的兩個問題：(1) *-i- 介音的擬測；(2) *-i 韵尾的擬測。

三、共同閩語 *iai 韵母介音的探討

戴黎剛 (2005) 對 Norman 構擬的 *-iai 韵母提出商榷的意見。他在參考了莆仙、閩中永安、閩北建甌的材料之後，認為 *-ioi 韵母應當改擬為 *yai。他的文章指出 Norman 的構擬存在兩方面的問題：其一是材料分析不當；其二是所用的材料不全。底下我們將重新檢討莆仙方言的語料，並提出我們與戴文不同的層次分析。

關於材料分析這一問題，戴文 (2005 : 230) 指出「對於閩南話的 -ia 音類與 -ua 音類，……我們認為它們應該分屬不同的歷史層次，不是互補關係」。下面轉錄他的比較表（僅引用假攝及止攝）：¹³

表 5：仙游方言假攝與止攝的韻母音讀

假攝	仙游	ya	蛇瓦	漳州	ia	蛇瓦
		ua	沙麻酒		ua	蛇瓦沙麻
止攝	仙游	ya	奇騎待紙	漳州	ia	奇騎待
		ua	倚		ua	紙倚徒

他指出，由於漳州話的「蛇瓦」既可以讀為 ia 音類（文讀），也可以讀為 ua 音類（白讀），可見 ia 音類必然是分別屬於兩個歷史層次。事實上，這個推論不無問題。因為就共時平面音韻系統而言，單一方言內部的文讀音與白讀音

¹³ 戴文字表中倚作企，今都改回本字「倚」，下文引戴文其他字表時同樣處理。

共用相同語音形式的情況是相當常見的。上表中「蛇」、「瓦」兩字正是絕佳的例證，以閩南漳州方言為例：

漳州 蛇 tsua² 白讀 | sia² 文讀

瓦 hia⁶ 白讀 | ua³ 文讀

很顯然地，漳州共時平面系統上的韻母 -ua 與韻母 -ia，在不同的詞彙裏，分別可以被視為文讀與白讀。¹⁴這意味著，除非經過一定質、量的方言比較，否則我們不能輕易地根據個別字的文讀、白讀就斷定某一類韻母必定是某個層次（文讀或白讀）的韻母。

關於莆仙方言的層次問題，現在我們回頭觀察共同閩語 *iai 韵母在莆仙方言中的表現，並提出我們的分析。先看下列同源詞表：¹⁵

表 6：莆仙方言的 -yb (-ya) 、 -ia 、 -ua 韵母的對立

	蛇	紙	倚	寄
莆田	t ⁴ y ^b ²	tsy ^b ³	khy ^b ⁶	k ⁴ y ⁵
仙遊	t ⁴ y ^a ²	tsy ^a ³	khy ^a ⁶	k ⁴ y ⁵
	車	遮	大	沙
莆田	tshia ¹	tsia ¹	tua ⁶	tua ¹
仙遊	tshia ¹	tsia ¹	tua ⁶	tua ¹

觀察表 6 所呈現的同源詞，由韻類來看，莆田方言有 -ia 、 -ua 、 -yb 三類韻母的對比，仙遊方言有 -ia 、 -ua 、 -ya 三類韻母的對比；而且這三類韻母在莆田與仙遊兩方言是一一對應的。從這兩個方言的比較來看，純粹就邏輯推論而言，我們必須假定在更早的某個時期，曾有三個類 (*-ia 、 *-ua 、 *-ya) 的對立，這其實正是戴文之所以修正 Norman 擬音的最主要理由。底下我們分別

¹⁴ 關於閩南語文白讀的研究及層次分析，可以參看楊秀芳（1982）、徐芳敏（1991）。

¹⁵ 下表 6 轉引自戴黎剛（2005：228），略有刪節。又，仙游方言「車遮大沙」等韻字是我們根據李如龍（2001）補上的。

就韻母、聲母兩個方面，來探討莆仙方言 -yb / -ya 韵的來源問題。

第一、根據戴黎剛（2007：35-37）的報導，莆田話有 1912 年傳教士 William N. Brewster 所記錄《新約全書附詩篇》（The New Testament and Psalms，以下簡稱莆田《新約》），該書對 1912 年左右的莆田音系及音值沒有任何說明，純粹是聖經的方言譯本。該書於 1972 再版時，增加了 Theodore F. Cole 的英文附錄，這篇附錄簡單地介紹了莆田話的聲韻調及若干平面音韻現象。底下我們列出莆田《新約》、莆田、仙遊這三個韻母來觀察：

表 8：早期莆田方言與現代莆仙方言的歌支部字比較

韻母	莆田《新約》	莆田	仙遊
ia 謝 tia ⁶	ia	ia	蔗車謝額野
ua 我 kua ³	ua	ua	債蔡沙我花
io 蛇 iyo ²	yo	ya	紙蛇寄待

Cole 以英文為例，說明 -o 韵母的讀音是「『aw』as in『law』」，這個元音相當於帶有合口性質的後低元音 [ɔ]，戴文（2007：37）直接轉寫為 [-io]。我們放入莆田《新約》的語料之後，立即就發現一個事實：莆田方言的 -yb 更早的來源其實並不是 -ya 而是 -io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莆田方言的 -y- 介音是後起的，它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受合口性質元音的影響。也就是：

*i > y / _ɔ

事實上現代閩東方言也進行過上述的條件變化。底下列出 10 種閩東方言 -y- 介音在共時系統上的分佈情況加以證明。另外我們也列入兩種沒有撮口呼韻母的閩東方言，以供參考。¹⁶

¹⁶ 這裏所謂的撮口呼韻，是指以 -y- 這一成份作為介音的 MV 或 MVE 結構，y 出現作為主要元音（也就是 V ）使用者，則不受此條件限制。

表9：12種閩東方言 -y 介音的分佈

	陰聲韻	陽聲韻	入聲韻	備註
福州	yo 橋	yɔŋ 香	yok 劇藥	
長樂	yo 橋	yɔŋ 香	yok 劇藥	
福清	yo 橋	yɔŋ 香	yok 劇藥	
永泰	yo 橋	yɔŋ 香	yok 劇藥	
閩清	yo 橋	yɔŋ 香	yok 劇 /yo? 藥	
寧德	—	yɸɔŋ 香	yɸk 劇 /yɸ? 藥	
壽寧 ¹⁷	yɸ 朱	yɔŋ 香	yɸ? 劇藥	
柘榮	yɸ 橋	yɸɔŋ 香	yɸk 劇 /yɸ? 藥	
古田	yɸ 橋	yɸɔŋ 香	yɸk 劇 /yɸ? 藥	
周寧 ¹⁸	[yi] 水鬼	yɛŋ 香	yɛ? 劇	
福安	—	—	—	沒有撮口呼韻
福鼎	—	—	—	沒有撮口呼韻

從上表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

(1) 12個閩東方言中，有10個具有撮口呼韻母。除了周寧方言之外，其他9個有撮口呼韻的閩東方言，撮口介音-y-後的元音都是帶有合口性質的韻母，例如福州的-o、壽寧的-u與-ɸ、柘榮的-ɸ。更重要的是，這9個方言都有主要元音-o或-ɔ，但介音-i都不與主要元音-o(-ɔ)搭配。陳澤平(1998:14)已經指出，福州方言介音位置的-i-與-y-是互補分配的。從閩東方言的比較來看，-i-在主要元音-o(-ɔ)後變讀為-y-，是介音受主要元音性質影響的同化現象。再者，目前還有如福安、福鼎這類的方言，沒有撮口呼韻母。這些線索

¹⁷ 壽寧方言另有-yug/-yu? 等韻母，但聲母都是零聲母，不與其他聲母搭配，因此表中從略。再者，從介音與元音的搭配上來看，-yug/-yu? 仍然符合主要元音帶有合口徵性的條件。

¹⁸ 周寧方言的-yi 韵母應該為「主要元音 + 韵尾」的 VE 結構。

提供我們一個相當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在更早期的階段中（比如共同閩東方言），沒有-y-介音。現代閩東方言的-y-介音是受主要元音影響而產生的。¹⁹

(2) 至於周寧方言的 yɛŋ、yɛ? 韵母，可能是發生了 *i > y / -ɔ 的變化之後，又進一步變化的結果。本來的元音 *o 受撮口介音 -y- 的影響，部位向前移動，並變為非合口性質的元音 (-ə、-ɛ)。

歸結以上的討論，我們有理由認為莆仙方言之所以進行 *i > y / -ɔ 的變化，是受到鄰近閩東方言的波及。

第二、莆仙方言有一個相當特別的聲母：清邊音 t-。從比較閩語的角度來說，莆仙方言的 t- 對應的是其他閩語方言的清擦音 s-（參看李如龍、陳章太 1991: 67）。這一項特殊的聲母變化，可以幫助我們推斷現代莆仙方言的 ^{-yø} / -ya 韵母是源於那一種閩語方言。先觀察下列莆仙方言與閩東福清、閩南泉州等方言的舌尖塞擦音、舌尖擦音同源詞：

表10：舌尖塞擦音與舌尖擦音在莆仙方言與閩東、閩南方言的表現

	早	水	井	車	手	千
莆 田	tsb ³	tsui ³	tsa ³	tshia ¹	tshiu ³	tshe ¹
仙 遊	tsb ³	tsui ³	tsā ³	tshia ¹	tshiu ³	tshī ¹
福 清	tsa ³	tsui ³	tsiŋ ³	tshia ¹	tshiu ³	tshieŋ ¹
泉 州	tsa ³	tsui ³	tsiŋ ³	tshia ¹	tshiu ³	tshī ¹

	坐	船	前	晴	舌	蛇
莆 田	tɸ ⁶	tɔŋ ²	tɛ ²	tɛ ²	tɛ ⁷⁸	tþ ²
仙 遊	tɸ ⁶	tuoŋ ²	tā ²	tā ²	tɛ ⁷⁸	tya ²
福 清	soi ⁶	sug ²	seŋ ²	səŋ ²	sie ⁷⁸	sia ²
泉 州	tsə ⁴	tsun ²	tsiŋ ²	tsiŋ ²	tsi ⁷⁸	tsua ²

¹⁹ 另一方面，從十七世紀末福州早期韻書《戚林八音》及 1830 年《福州方言拼音字典》兩個反映早期福州話的方言紀錄來看，當時的福州方言也沒有獨立的 *-y- 介音。詳見陳澤平 (1988、2002)。

上表顯示，莆仙方言的聲母系統中，有不帶音不送氣舌尖塞擦音 $ts-$ 、不帶音送氣舌尖塞擦音 $tsh-$ ，而其他閩方言的不帶音不送氣舌尖擦音 $-s$ 則在莆仙方言變為 t- 。整體而言，莆仙方言舌尖塞擦音聲母的語音演變規律如下：

$*ts- > ts-$

$*tsh- > tsh-$

$*s > \text{t-}$

根據漢語音韻史的知識，表 10 中的「坐前晴」屬於中古全濁類的從母；「船舌蛇」屬於中古全濁類的船母。從閩語方言比較來看，閩東方言聲母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演變，就是把閩南方言中若干讀為不送氣不帶音舌尖塞擦音 ([ts -]) 的古全濁聲母字讀為不帶音的舌尖擦音 ([s -])，聲調為陽調。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莆仙方言中聲母讀為清邊音 [t-] 的「坐前晴蜀舌蛇」等字，是莆仙方言從閩東方言借進來的，一開始借入的形式就已經是不帶音的舌尖擦音 [s -]，之後莆仙方言內部發生了 $*s > \text{t-}$ 的變化，這批字也就跟著變為清邊音 [t-]。

把以上關於韻母與聲母的討論聯繫起來，我們認為莆仙方言的 -yb/-ya 韵母，其來源或形式都與閩東方言有密切關係。-yb/-ya 韵母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可能受到閩東方言音韻規律的波及，甚至是直接從閩東方言借入詞彙，形成新的移借層。就地理位置而言，莆仙方言正好位於閩南方言區與閩東方言區之間，因此在性質上，一般都認為它是個帶有混合性質的方言。²⁰ 由於莆仙方言的混合性質，因此從事方言音韻層次分析的工作時，不但要注意方言形成的歷史層次，也要考慮由於方言接觸，所帶來的不同地理層次。

總而言之，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恐怕不能根據現代莆仙方言中存在 -ia : -ua : -ya 的對立，就將之直接向上追溯，認為共同閩語也存在介音性的 *-y-。

²⁰ 參看前文註 3 的說明。

四、共同閩語 *iai 韵母韻尾的流變

本節接著探討共同閩語 *-iai 的韻尾 *-i 是否有擬測之必要。我們透過兩個角度來觀察：一是上古音到共同閩語的音韻演變；二是觀察其他漢語方言的表現，我們把重心放在與閩語關係特別密切的浙南吳語上。²¹

(一) 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的韻尾變化

根據學界既有的研究，現代閩語方言有好些音韻上的現象不能從中古切韻音系的系統得到解釋，閩語表現的是直接從上古音分化下來的特徵（羅杰瑞、梅祖麟 1971、黃典誠 2003 [=1980]、黃典誠 2003 [=1982]、楊秀芳 1982）。因此，現階段我們探討閩語的歷史音韻變化，已經不能僅僅憑藉中古切韻的架構，而必須同時參考上古音的系統及漢語音韻的各個歷史階段。在這個設想下，利用上古音來觀察現代閩語的音韻現象，也已經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並得出不少相當有啟發性的結論。以韻母的研究來看，黃典誠（1980、1982）指出閩南話韻母中的上古音痕跡，並進而利用閩南話的材料修訂王力上古韻部的元音系統。Lien (1990) 則是以上古韻部為出發點，參考諺聲字的材料，說明從上古韻部演變到現代閩北建甌方言之間所發生的種種音變，包括閩方言獨有的韻母演變、白讀層的元音大轉變等等。徐芳敏 (1991) 則是從韻母整體系統結構上來觀察，透過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韻部的比較，證明白話層韻母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時間是上古以後，中古以前。

本節以下的討論，就方法論而言，與上述學者有同有異。相同的地方是，閩語可能保存直接從上古音分化下來的痕跡，不能直接用中古切韻的架構來解釋，因此援引上古音系統作為另一個參考架構確有其必要。不同的地方在於，

²¹ 浙南吳語與閩語的關係相當密切，可謂是目前學界的共識。相關的研究可以參看丁邦新（1988）、羅杰瑞（1992）、潘悟云（1995）、梅祖麟（2001）、鄭張尚芳（2002）、吳瑞文（2002、2005），丁邦新（2006）等。

本文用來與上古音系統進行比較的，是共同閩語的擬音，而不是個別的現代方言的語音。以這個構擬出來的共同閩語系統來與上古音系統進行比較，最主要的理由在於，共同閩語是由共同閩東方言與共同閩南方言比較得來，它代表閩語更早期的階段，理論上這個擬測的系統應該足以解釋現代各閩語次方言的變化。因此，共同閩語作為比較的對象，可以避免被現代方言個別的或後起的現象誤導而得出不正確的對應與音韻變化。

從漢語音韻史來看，前言中羅列的「蛇紙倚寄」這批同源詞，中古雖然同爲止攝開口三等支韻字，但上古來源不同：倚寄倚蛇屬於上古歌部；²² 紙屬於上古佳部（也就是支部）。考察上古音至中古音發展的不同階段，在兩漢時期的詩文押韻表現上，歌部字與佳部字有通押的現象（周祖謨 2001：119）。根據詩文押韻的表現，我們可以推測在兩漢時期，歌部字與佳部字極可能有相同的主要元音與韻尾。丁邦新 (Ting 1983：9) 觀察閩語方言的音讀，把閩方言騎倚寄蟻等字的韻母擬測爲 *-ia，同時推論閩語白話音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極可能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我們基本上接受丁邦新這一看法，底下列出寄、倚、倚、蛇、紙等字的上古音擬音，²³ 並列出共同閩語的構擬加以對照：

²² 根據廣韻，「蛇」這個方塊字在《切韻》裏有三個反切，分別是歌韻透母的託何切、麻韻船母的食遮切與支韻以母的弋支切，三個反切的上古音前兩個是歌部，第三個是佳部。董同龢 (1944：92) 已經對這三個反切有詳細的探究，結論認爲「蛇」字歸入歌部「於古無徵」。李方桂 (1980：54) 仍將「蛇」放入歌部，擬音爲 *djar。另外，審查人特別指出，蛇字與紙寄倚等字可能有不同的韻母形式。事實上，從蛇字有三個反切的情況來看，我們果然可以認爲蛇字與紙寄倚等上古有不同的來源。不過，我們在此處根據「蛇」字在閩南話的讀音，同時參考諧聲偏旁與反切書證，暫時接受李方桂的看法，將之視爲歌部字。

²³ 下表的擬音是根據李方桂 (1980) 的上古音系統，李書中沒有擬出來的字音，則根據諧聲偏旁及中古音反推上去。例如李方桂 (1980：54) 有「奇 *kjar, gjar>kjě, gjě」而沒有「寄」。「奇」是「寄」的諧聲偏旁，到中古都屬支韻僅聲調不同，因此將「寄」的上古音擬爲 *kjarh。又如「紙」字在李書中沒有擬測音讀，但該書頁 91 有「抵」 *krjigx 的擬音，「抵」與「紙」中古爲同音字（支韻上聲諸氏切），又同以「氏」爲偏旁，因此我們直接把「紙」擬爲 *krjigx。

表11：上古音歌、佳部字與共同閩語的同源詞比較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寄歌	*kjarh	*kiai ⁵
倚歌	*gjarx	*giai ⁴
倚歌	*?jarx	*?iai ³
蛇歌	*djar	*dziai ²
紙佳	*krjigx	*tsiai ³

李方桂 (1980：69、74) 指出佳部字曾經發生過元音分裂的演變： $*-i > *-ia$ 或 $*iě$ ，條件大約是因爲韻尾 $*-g$ 的變弱或失落。由上表 11 的比較來看，共同閩語 *iai 的韻尾 $*-i$ 其實是上古音陰聲韻尾 $*-r$ 、 $*-g$ 弱化乃至於合流之後，尚未完全丟失的形式。也就是：

上古音 $*-r >$ 共同閩語 $*-i$

上古音 $*-g >$ 共同閩語 $*-i$

至於上古音到《切韻》的變化 (李方桂 1980：36) 則與共同閩語不同：

上古音 $*-r >$ 切韻 $*-\phi$

上古音 $*-g >$ 切韻 $*-\phi^{24}$

由此可知，從上古音的角度而言，歌部字、佳部三等字到了《切韻》已經完全丟失輔音韻尾，共同閩語則還保留輔音韻尾的痕跡。²⁵

²⁴ 上古佳部三等字的韻尾 $*-g$ 到了中古完全丟失，佳部二等則還保留韻尾 $*-g$ 的痕跡。例如：

支 *krjig>tšie 三等

買 *mrīgx>mař 二等

更多的例子請參閱李方桂 (1980：68)。

²⁵ 歌部字韻尾 $*-r$ 佳部字韻尾 $*-g$ ，在共同閩語的痕跡爲 $*-i$ 。那麼可以追問的是，究竟先合流後弱化或是先弱化再合流？光從起點 ($*-r$ 、 $*-g$) 與終點 ($*-i$) 兩端來看，由於是兩類合併爲一類，因此無從判斷那一個解釋更好。

(二) 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支韻字的表現

秋谷裕幸(2003)根據常山、玉山、江山、廣豐四個方言，構擬出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早期階段，他稱為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以中古支韻字來看，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可以構擬出以下好幾類不同的音值：

表12：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的支韻字構擬²⁶

(A)	支韻 1	*əi	豸佳 *dəi ⁴ 、寄歌 *dəi ⁵ 、倚歌 *gəi ⁴
	支韻 2	*ei	皮歌 *beɪ ² 、被歌 *beɪ ⁴
	支韻 3	*ai	蟻歌 *ŋai ⁴
	支韻 4	*yai	騎歌 *gyai
	支韻 5	*yəi	徙佳 *gyəi ³
	支韻 6	*yi	椅歌 *?yi ³
(B)	支韻 7	*iə	譬佳 *phia ⁵ 、避佳 *bia ⁶ 、離歌 *lia ⁶ 、刺佳 *tchia ⁵ 紙佳 *tciə ³ 、舐佳 dzia ⁴ 、匙佳 *zia ² 、鼓佳 ziə ²
	支韻 8	*ə	紫佳 *tsə ³ 、雌佳 *tsʰə ¹ 、刺佳 *tsʰə ⁵ 、知佳 *tsə ¹
	支韻 9	*i	兒佳 *nai ³ 、戲歌 *xi ⁵
	支韻 10	*e	篩佳 *ce ¹

根據上表，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表中10種支韻字韻母在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的形式，可以將之大別為兩類：(A) 支韻1至支韻6都帶有元音性韻尾*-i；(B) 支韻7至支韻10則都是開尾韻。根據梅祖麟(2001：8)的研究，浙南吳語的支韻字有三個層次：

層次I：*oi (蟻) 層次II：*ie (枝紙) 層次III：*i (枝妓)

其中層次II是中古支與脂之有別的支韻字，早期形式為*ie，沒有元音性的韻尾；而層次I則有元音性的韻尾*-i，梅祖麟將其來源定在秦漢時期。根據這

²⁶ 為方便參照起見，我們在表中每個中古支韻字後注明上古韻部歸屬。

個結論，從層次分析的角度來看，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中的支韻字也分別來自不同的時代，(A)類可以遠溯至秦漢，(B)類則是之後的六朝時期。

第二、在上表中，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寄*kəi⁵、倚*gəi⁴等都與共同閩語的寄*kiai⁵、倚*giai⁴有相當嚴整的對應關係。另外還有兩個同源詞也相當值得注意：

1. 豐 *dəi⁴ 池爾切。蟲豸；《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Douglas (1990 : 563) 在《廈英大辭典》有以下的記錄：thoā [R. tsāi, a reptile without feet; a fabulous animal]。與之同義的語詞在閩南話屬泉州系統的南安方言(李如龍2001：9)讀為thua⁴，漳州方言則讀thua⁶，可見語源應是濁母上聲字。從聲母上看，這個字符合我們在第3節設定的「紙類字」(非舌根音聲母)音韻分化條件。還有，處衢方言「豸」這個同源詞的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聲母普遍讀為帶音舌尖塞音d-。由此可見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的豸*dəi⁴與閩南話的thua⁶確有同源關係。基於以上理由，我們可以把共同閩語「豸」的讀音擬測為*diai⁴。附帶一提，現代閩東各次方言似乎找不到共同閩語豸*diai⁴的同源詞。²⁷

2. 徒 *gyəi³ 斯氏切。移也。

表示移動這個語詞，閩南各次方言都用支韻心母的「徙」，例如泉州 sua³、漳州 sua³。這個語詞在共同閩語的讀音可以擬測為*siai³。另外，閩東各次方言，表示移動的意思都用「移」而不用「徙」，例如福州 ie²、福清 ie²、柘榮 ie²。

從以上兩個同源詞證據來看，共同閩語*iai韻母對應的是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的*əi，來源上屬於秦漢層次。我們猜想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

²⁷ 《戚林八音》(李如龍、王升魁2001：77)載「豸」聲母為曾類，韻母為開字母韻，聲調為陽去，讀音為tsai⁶，意為解豸。翻檢《廣韻》，「豸」除支韻上聲池爾切外，另有一音為宅買切，澄母上聲蟹攝二等字，意為解薦。比對Douglas的記錄，我們認為廈門的tsai與《戚林八音》的tsai⁶都屬於晚近傳入的書面讀音。

可能發生了下列的音韻變化：

*-iai > *-i̥i > *-i̥i > *-i̥i ~ *-i̥i

值得一提的還有蛇字。蛇字在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的擬音是 *dʒyəi²，與徙的韻母相同。對照漢語音韻史的證據，我們不妨推測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ai~*-yai 韵母可能的時間層次就是兩漢時期。

第三、(A) 類字中還有蟻 *ŋai⁴、騎 *gyai² 等詞，以梅祖麟（2001：8）的分析看來，這些也是秦漢層的字。根據主要元音的表現，我們認為它們是早期形式 *iai 的殘存形式。

五、結語

本文主要的內容，是用更充分的語料、更嚴密的方式檢驗 Norman (1981) 所構擬的共同閩語 *iai 韵母是否可信。經由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的比較，我們認為，Norman 的 *iai 韵母是相當正確的結論。

本文雖然接受 Norman *iai 韵母的擬測，但對於這個韻母如何演變到現代閩語方言的過程，提出了與他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iai 韵母在共同閩語的階段已經發生局部的韻尾丟失的現象，可以寫成下列條件演變：

R1	*-iai > -ia / [+velar] -	寄 *kia ⁵
	*-iai > -iai / [-velar] -	紙 *tsiai ³ 倚 *iai ³

*iai 韵母在舌根音聲母後之後率先丟失，在非舌根音聲母保留。之後共同閩東方言與共同閩南方言分別進行異化作用。雖然都是異化作用，但由於兩大方言運作異化的策略不同，造成音節結構迥然不同的語音形式：

紙 *tsiai ³ (CMVE)	閩東 tsai ³ (CVE)
	閩南 tsua ³ (CMV)
倚 *iai ³ (MVE)	閩東 ai ³ (VE)
	閩南 ua ³ (MV)

透過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的比較，我們才能有把握地構擬出共同閩語的音節結

構及其形式。換句話說，由下而上、層層推進的同源詞比較，是探究方言歷史音變與追溯早期語音形式的不二法門。

本文第三節說明 *iai 韵母 -i- 介音的擬測問題。我們重新對莆仙方言的這批同源詞進行層次分析。由於莆仙方言是閩東、閩南兩類方言的混合體，因此離析莆仙方言的層次時，同時要注意到歷史層次與地理層次。根據本文的討論，莆仙方言中-ia : -ua : -ya (-yb) 的三類介音對立，是由於不同方言混雜的結果，不能直接將 *-y- 介音向上追溯至共同閩語的時代；換言之，共同閩語沒有撮口呼韻。

本文第四節說明 *iai 韵母 *-i 韵尾的擬測問題。我們參考漢語上古音，觀察到共同閩語 *-i 韵尾是上古歌部輔音韻尾 *-r、佳部輔音韻尾 *-g 合流、弱化之後的痕跡。另外，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中「寄倚彌徙蟻騎蛇」等同源詞的表現，也顯示 *-i 韵尾的擬測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責任校對：張閏熙）

引用書目

- 丁邦新編.1980.〈澎湖語彙〉，《書目季刊》14.2：頁167-240
- 丁邦新.1988.〈吳語中的閩語成份〉，《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頁13-22
- .2006.〈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方言》1：頁1-5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頁771-810
- 沙平.1999.〈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4：頁282-295
- 李方桂.1980 (=1971).《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1997.《福建方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王升魁.2001.《戚林八音校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何大安.1987.《聲韻學中的觀念與方法》，臺北：大安出版社
- 吳瑞文.2002.〈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頁133-162
- .2005.《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林寒生.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寶卿.1992.〈漳州方言詞匯〉（一）、（二）、（三），《方言》2：頁151-160、3：頁230-240、4：頁310-312
- 林倫倫、陳小楓.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
- 周祖謨.2001.《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兩漢韻部略說〉：頁114-120
-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周寧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頁616-669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693-770
- 秋谷裕幸.1992.〈閩語の聲母Sについて〉，《中國語學》第239號：頁154-163
- .2002.〈早期吳語支脂之韻和魚韻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3：頁447-451
- .2003.《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日本：好文出版
- 徐芳敏.1991.《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莆田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983-1028
-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典誠.2003.《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集》（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關於上古高元音的探討〉（原載1980《廈門大學學報》1），頁6-16
- .2003.《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集》（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原載1982《語言研究》2），頁208-226
- 張琨.1984.〈論比較閩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3：頁415-458
- .1989.〈再論比較閩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4：頁829-875
-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3：頁203-228
- 梅祖麟.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頁3-15
-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澤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2.〈十九世紀的福州音系〉，《閩語新探索》（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42-60
-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廿一，臺灣：中央研究院
- .1993.《漢語音韻學》，臺灣：文史哲出版社
- 潘悟云.1995.〈溫處方言與閩語〉，《吳語與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100-121
- 潘茂鼎、李如龍、梁玉璋、張盛裕、陳章太.1963.〈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中國語文》6：頁475-494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頁726-772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閩清縣志》（北京：群衆出版社）：頁

835-891

- 蔡俊明.1976.《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鄭張尚芳.2002.〈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聯繫〉，《閩語研究及其與週邊方言的關係》（丁邦新、張雙慶主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17-26
- 羅杰瑞 (Norman, Jerry).1992.〈江山方言中類似閩語的成份〉，《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12-17
- 戴黎剛.2005.〈閩語莆仙方言兩類撮口呼韻母的來源——兼論原始閩語構擬中的一些問題〉，《方言》3：頁227-231
- .2007.〈莆田話《新約全書附詩篇》(1912)所見音系〉，《中國語文》1：頁35-45
- Douglas, C. (杜嘉德) & Barclay, T..1990.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廈英大辭典》），臺北：南天書局
- Norman, Jerry (羅杰瑞).1969.*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臺灣：中央研究院）：pp. 35-73
- Lien, Chin-fa (連金發).1990.*Competing Final Systems in the Jian'ou Dialect*.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清華學報). New Series Vol.20 No. 1: pp. 1-53
- Ting,Pang-hsin (丁邦新).1975.*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by poetry*.，歷史語言所專刊之六十五，臺灣：中央研究院
- Ting,Pang-hsin. 1983.*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 pp.1-14